

米娜 著

我的生命里 你不曾远离

聚焦繁华都市“骨感的现实”
VS“理想的爱情”

一群最奢侈的“挑食主义者们”集体救赎的史诗；
一部北京艺术门徒们苦难中涅槃的传奇；

史上最“精神贵族式”的现世爱情。

送来了全民集体缺氧窒息的“真爱时代”！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生命里你不曾远离/米娜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113-5312-2

I. ①我…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3694 号

我的生命里你不曾远离

著 者/米 娜

出版人/方 鸣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箐

责任校对/孙 丽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39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5312-2

定 价/28.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 第一章 又见北京
- 第二章 黑天使传说
- 第三章 一条癞皮狗
- 第四章 赵小曼出事儿
- 第五章 拯救堕落
- 第六章 左膀右臂
- 第七章 罗马湖邂逅
- 第八章 妒火胸中燃
- 第九章 女神危机
- 第十章 走吧，去天堂
- 第十一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
- 第十二章 复仇
- 第十三章 原谅我吧
- 第十四章 我陪着你呢
- 第十五章 力挽狂澜
- 第十六章 破釜沉舟
- 第十七章 海又平静了
- 第十八章 婚礼
- 第十九章 永恒的奢侈与最佳选择
- 第二十章 梦才开始
- 后记 写完这个故事，我哭了

第一章 又见北京

“我们分手吧。”

两年前，刘岸青和米兰毕业的时候，刘岸青这五个字让米兰瞬间失声了。

她想和他毕业后有个家，不华丽，但是温暖。她想给他生个孩子，哪怕不会成为天才。但梦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在母体里夭折了。对于在一起7年的感情来说，这无疑意味着是地震来了，而且还没有任何的警报。

分手对于女人来说，尤其是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流淌着高贵自尊心的女人来说，无论她们内心多么地渴望挽回，多么想低三下四，脸面还是要挂住的。

宁死不屈，这是米兰的风格。但是，愤怒的内心还是要再问一下这个贪婪多变的男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性格不合！”

这句话因为抽象，所以让米兰无话可说。毕业的时候，他们散了，像是一个本来要合起来的贝壳，肉核没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合上了。爱情从来都是个不讲礼貌的小朋友，来的时候不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懂告别，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和它玩耍，被它伤害。

疼，才证明自己还活着。

“小姐，想男朋友了吧？”

米兰把望着窗外发呆的目光转向了邻座这个时尚的男青年：白皙的皮肤，眼睛小小的，很有韩国范儿。他的表是万宝龙的，鞋子是高帮古奇新款，衣服米兰一看就知道是今年佛罗伦萨时装周上的新款，露肩复古的中国风，但是她猜不到这个服装的牌子。

米兰在心里断定：这小白脸肯定是个同行！职业病让米兰看起来像是个侦探，米兰基本上每次坐飞机都是系好安全带上机就睡觉的，这次从巴黎飞北京的11个小时有点长，她就半途醒了。她决定破一次例，和陌生小白脸沟通沟通。

“你是服装设计师？”

“算是吧。你怎么知道的？”

万国梁像要撑爆了的眼眶暗示了他内心的涟漪：这小妮子是侦探？美国的FBI不会这么猖狂吧？

“你的衣服是今年意大利男装博览会的新款，我关注过，挺有概念的。所有服装界的人都知道，佛罗伦萨男装展是世界上最专业、最权威的男装展。”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米兰心中狂喜……这年头高手名人遍地飞，难不成自己孤陋寡闻却遇上高人了？米兰在脑海中飞快过滤行业名人中哪张脸跟这张雷同，但是老一号，她幻想此人不会是哪个意大利珠宝商的遗少或是谁谁的私生子吧？

“你是？”

“我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小清新路线的品牌薄荷糯米丛，简称‘BNC’，在上海还跟朋友有一个中端路线的‘栋梁’设计师集成店。你呢？对服装行业这么了解，应该也是同行吧？”小白脸看起来嫩得流水，还是款事业型的，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是未来ROSE黑品牌的创始人米兰，很高兴认识你。”

米兰的小心脏几乎跳出来了，自己还没有到北京就先遇到贵人了，自己的梦想前景一片大好啊。

下了飞机米兰才突然想起来，好像忘了要小白脸的名片。她只能对着熙攘的人流一声叹息：萍水相逢，有缘无分啊！

早上，首都机场接机的人并没有来。韩广美和马莉莉（MARRY）还在京密路上奔驰……

韩广美一看手机已经九点五分了，就开始埋怨 MARRY：“早说让你不用再捋犊了，你这大早上的把我家衣柜的衣服全倒腾出来试了个遍，像是摆地摊，又不是去走秀。米兰九点就下飞机了，看不到我们她肯定会生气的！”

“我这不也是为了让咱们米兰感觉到我们盛装迎接她更隆重嘛。米兰脾气好，放心吧，她不会生气的。”

MARRY 和米兰从高一时候起就在一个班，四年大学又在一个宿舍，在任何关于米兰的问题上，MARRY 总有最权威的定论，韩广美总是拼不过，就沉默。

这时，韩广美的手机响了。是米兰！

“喂？亲爱的，你们在哪儿？赶紧现身吧。”

“那个……米兰，我们堵车，你先去肯德基坐会儿，我们马上到。”

“哎哟，我们的大美女，法国的水土真是养人，皮肤跟那瓷娃娃似的，人比刚毕业的时候还清纯了不少呢！真是见识了什么叫作逆生长。米兰，欢迎归队！北京欢迎你！”

两年了，广美美院研究生毕业，换来一纸文凭。MARRY 小资变中产，创建了《MO 女》时尚杂志，人比毕业的时候更加丰腴性感了。米兰虽然贴上了“海龟”的标签，但是目前也只能海龟变海带了。

赵小曼没有来，米兰没有问，大家也就都没有交代，心照不宣其实挺好。大家都拣些看似热闹实则无关痛痒的话题聊。

“米兰，你在法国是被法国的小男人小鬼儿缠身了吧？”广美迫不及待地问米兰的法国往事。

“你这些年在外国过得好不好？这一走就没有回来过。”

“我还好，不是经常 MSN、QQ、邮件、微信联系的嘛，哪有那么夸张。”

MARRY 也开始见缝插针地盘问：“你们服装学院有没有意大利帅哥？”

“帅哥倒是挺多的，但是帅哥旁边一般也配对着一美女。咱这横冲直撞的不人道，不符合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的身边一直还是很广阔的，偶尔也拥挤一下。你们猜是谁？我们学院旁边花店的越南老大爷每天骑着个单车追在我屁股后面，甩也甩不掉！”

米兰的话逗得广美和 MARRY 哭笑不得：“那你多无聊啊！”

“是啊，没得玩就只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喽。别的不敢说，就这正能量，我现在绝对是呼之欲出的一靠谱女青年！”

其实这些话只是用做调侃。真实的情况是，米兰在法国认识了一位老华侨艺术家。在米兰回国前，他去世了。因为没有子嗣，他的所有财产就都留给了在生命最后两年里一直陪着自己的干女儿米兰。

他坚信米兰是个善良有梦想的孩子，只是希望米兰能够梦想成真。

“米兰，你先去我家吧，明天我们在名都园给你接风洗尘！已经通知大家了。”广美所谓的大家其实就是赵小曼一个人。

曾经她们四个是美院的“美丽烂漫”四枝花。韩广美本来属于中性女孩，短短的发型，也不太显眼的脸，但是因为她的父母是美院的教授，父亲是雕塑系老师，母亲是人文学院的硕导，所以在学校她也成了焦点人物，一举一动随时被报道并转载。

MARRY 身材火辣、野性，这也像极了她的性格。张扬是她的代名词，碧昂斯是她的信仰。

米兰算是真正的秀外慧中，当年高考美院的全国文化课状元的光环让她扣上了才女的大帽子，就再也没摘下来过。才华和外貌就好比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比身高，总能有个胜负的。米兰的才华和外貌是不相上下的那种，但是仔细考究起来，因为才华确实比外貌高了那么一

点点，略占上风，所以就算是长得比 MARRY 还标致，但是美丽和风韵相比起太耀眼的才华来也就黯淡了。

如果说美女在男人和女人眼里的评判标准有所偏颇，那赵小曼是正对了男人胃口的那款美女，而 MARRY 有点过了。

晚上来聚餐的赵小曼真的就一个人来了，她的身边没有米兰要等的刘岸青。

人的惯性往往会放纵了自己的欲望，如果长久地不见，一相见的时候，人会本能地相互仔细观察，像是久不进食的胃，突然见了很多的美食，必定是要饱餐一顿的。而此刻米兰看到的是一个判若两人的赵小曼。

两年前刚毕业的时候，米兰是多么恨这个女人啊！6 年前，新生军训的时候，米兰是多么羡慕、忌妒这个单纯透顶的富家女啊！

现在，米兰的心里只有疼。

晚上米兰和广美在一个被窝，两人想想以前，竟禁不住泪流满面。

“小姐，咱有点志气行不，这么多愁善感容易掉钢豆，干脆去当作家得了！”广美安慰米兰。

米兰说：“这些年，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这样漂来漂去的，也不知道是为了啥？”

“为了啥？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明天有更大的房子，有更完美的老公，更聪明的孩子，还有越来越半老徐娘的自己呗。”

米兰有时候想不明白，自己是被逼上梁山没有了退路，才硬着头皮继续往前拱的，但是韩广美一直顺风顺水的，也这么单着，挺让人费解的。仔细想想好像还是不懂她的，或许从来也就没有懂过。

“你为什么不谈恋爱？”

米兰的问题直白得像是一根荆棘的刺，直勾勾的像是逼供。这岁月谈恋爱多了不行，碎嘴八卦天天有，今年特别多。广美想：“我独善其身、曲高和寡的招谁惹谁了？”

“谈恋爱？没有合适的呗。”广美叹了一口气。

米兰总觉得广美看起来单纯，不像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人说，恋爱的人是 $1+1>2$ 的化学反应，而失恋的人是 $1+1<2$ 的化学反应。但是 she 从上大学那会儿起就好像是有恋爱恐惧症，男人对她来说好像是绝缘体，从来都是 $1+1=2$ 的标准物理反应，挺奇怪的。米兰天生文理偏科，当年放弃文学梦选择当裁缝，其中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总也整不明白那些翻来覆去的数学推理，总也记不清楚谁跟谁化学反应到底产生了谁。考美院是因为只有美院高考不需要考数学！

“MARRY 呢？她也绝食了？”

“她比我们俩强那么一丁点儿，她现在已经从艺术圈进入艺术圈与媒体圈的交集部分。做媒体的人不比咱搞纯艺的，天天得跟各种头衔、各种咖聊天说地，她是天生的外交家。”

“就没有物色个高富帅或是金融小开什么的？”

“前段时间有个出版社的主编叫什么赵子民的，那段时间这个老男人不是路上拦就是回家堵的，反正挺执着的，时不时的还捏着一沓纸，说是上面写的是情诗。我这还等着听故事呢，但是接着就没有下文了！”

“后来又有个去他们杂志拍照的平面模特叫什么杰克，好好的一个中国人非得整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外国人。MARRY 带我们吃过一次饭，纯北京奶油小生一个！人家虽然行业资历是三流，但是命好呀，生下来就是贵族，父母是金融系统搞风投的，浑身上下那行头一近了吧，你都能闻到一股人民币的味儿！MARRY 跟人家拍拖不到两天，就哭着到我家来诉苦，说以后见着年龄小的小子一定绕路行走！伤不起啊！”

提起 MARRY，米兰也是最懂她的人。米兰、刘岸青还有 MARRY 从高中时候就在一起混，四年大学又在一起疯玩，那段岁月真是激情澎湃的，酷毙了！对于 MARRY 的一直挑食绝食，米兰略知一二。从高中的时代起，她们俩一起喜欢上了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刘岸青，但是最终刘岸青先向米兰表了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MARRY 是米兰和刘岸青爱情的忠实观众。但是后来故事戛然而止，冒出个天外飞仙赵小曼，她从此就不相信童话了，故事都是骗人的。所以从那以后，MARRY 算是真真切切地下定决心不再等刘岸青，但是一路颠簸下来净遇到些歪瓜裂枣，单身有时候是一种无奈！

“你呢？你在法国就真的没有找个白马王子啊？巴黎呀，多么浪漫艺术的城市啊，法国的男人又是那么的英俊体贴，你不就地取材，体验体验，真是浪费了。”广美又开始感叹。

“杰希嘉不是在《这些巴黎女人，那些巴黎男人》中说了嘛，巴黎呢，是一个享受爱情的天堂，但也绝对是一个追求爱情的地狱！法国男人温柔浪漫是因为法国女人多愁善感！法国男人只是体贴，法国真正有魅力的是我们的同类，巴黎的女人！”

韩广美惊讶：“这么恐怖？压力不小！那我们这种性格孤僻、骨子里又真正八卦的人是不是特不招巴黎男女的待见？”

“反正我就是没事儿的时候靠琢磨灵感而打发日子的，两年设计图纸整整 7000 多张。这个圈子里，我应该也是少有的多产设计师了。我想就算是现在我提前更年期，江郎才尽了，地主富婆家还有存粮！”

“那你在邮箱里跟我说的你干爹是怎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你在巴黎混不下去求包养去了呢？”

“可惜，法国男人好像不怎么喜欢我这款有点奢侈理想的古典型。他们男人吧，总觉得女人谈心的时候要找深刻的，握手的时候要找简单的，结婚的时候要找平凡的。我被无情地划分到第一类，所以在法国的这两年，蓝颜知己倒是结交了不少，现在姐也是知音满天涯的人了。两年，在地球上绕了半个圈，算是没有白白耽搁了年华，浪费了才华。”

“那个人是我的大朋友，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北平艺专和靳尚谊前辈一批毕业的学生，只身一人去了法国，后来就没有回来，自己开了个咖啡馆，还有一个在当地名声大噪一时的画廊。我后来就很迷惑，这么多年了，他怎么就一直没有回国呢？”

“他说，没有挂念了，回去也是徒伤悲，有时候隔着让自己伤心的地方远远的挺好。他最爱读的书是麦卡洛的《荆棘鸟》，他说，女主人公麦琪的一生就是他的写照。”

“传说中有那么一只鸟，一生只歌唱一次。从离开巢穴的那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它才会停歇下来。它把自己的身体刺进最尖、最长的荆棘上，在荒蛮的枝条间放开了歌喉，曲终而命竭，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广美叹息道。

“是呢，他 47 岁离开中国，51 年从没有回来过。不过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都在胸前画十字架忏悔的。挺幽默的一个大朋友。”

“他的财产真的都给你了呀？”广美的眼睛撑成了金鱼眼。

“嗯。他没有子嗣。我也曾经疑惑，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亲人呢？中年人了，一直没有孩子？没有结过婚？那他一定是青春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害并不能愈合的人吧！什么样的伤疤会让一个人阵痛一生呢？爱的反面？总之他是一个谜。”

“天上掉馅饼？你中彩了！”

“这钱我是不想要的，但是他说，让我替他完成他的梦想，做个关于黑玫瑰传说的服装品牌。他生前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养花，画花，而最喜欢的花就是黑玫瑰。”

第二天米兰就在香蜜湾租了套两室一厅的公寓。两年了，又回京了，米兰两年前哪怕是知道刘岸青和赵小曼劈腿的噩耗，也依旧相信爱情，也奢望挽留，渴望回归。但是，现在装

在她心里的只是她的 ROSE 黑，她需要成功。

她躺在床上仔细想也没有想起昨天飞机上的小白脸跟她说的他的名字和公司的名字，就只记得三个字母好像是英国广播电台 BBC 同胞妹妹的“BNC”。米兰上网搜索了一下，居然真的搜出了小白脸的大名：万国梁！

米兰琢磨着要怎么说服这个人自己效劳与自己合作。在时尚服装界闯荡，要么单枪匹马自己单干，要么结盟伙伴，并肩而战，服装学院的导师给自己回国指了一条明路。

“你是清华美院服装设计系的？为什么现在不做设计了呢？”

“我考清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年在高中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她说等我考上了清华美院她就跟我好，那时候单纯就真的努力了。”

“后来呢？”米兰问他。

“后来她没有考上大学，我就真的上了清美服设。”

“你们分手了吗？”

“没有。女孩是我第一次心动的女孩，也是因为她我才有了今天，我后来娶了她。”

“这样的女孩上辈子得做了多少好事儿，十八代祖宗得积多少德啊，遇到你这么专情的优质男。像你这样的硬件够硬，软件也不错，人还正当年的，要是放在大街上，肯定早就被女人抢劫了吧。抢劫不遂还有可能被生吞活剥！”

“但是，遗憾的是，有时候专情并不能打动上帝，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心灵的沟通，因为已经不在一个世界里了。我是爱情怀疑论者。你呢？”

“你知道达尔文吗？他也是严重的爱情怀疑论者，他结婚前，曾经把纸一画两半，左边写下结婚的好处，右边是单身的好处，结果左边战胜了右边，他就和舅舅家的表妹结婚了。”

“达尔文？就是提出物竞天择生物进化论的那位天才？”

“是呀。伟大的人物都单纯得可爱，我常常想那反过来这是不是一对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说单纯得可爱的人必定也伟大，这个推理是不是也成立呢？”

“你为什么自己要自己创立 ROSE 黑，凭你的资历，去个大的设计公司，不用操心，到点交稿，再到点了就领钱，白花花的银子就跟白捡似的，到时候再找个长得肥而不腻靠谱点的豪门小开，放着多舒坦的日子不过，非得往劳碌命上奔，这是什么时节、什么岁月呀！长得漂亮的女人还这么能干，这不是成心出来捣乱砸我们男人的饭碗吗？还让不让我们男人活了啊！我看我就应该把你们这些又好看又能干的女人全部塞回到古代去重新进化进化再回来，好好学学三从四德！”

米兰听着这话里有话，大珠小珠落玉盘，褒贬不一的，一时接不上话儿了，仔细一琢磨才回味过来，原来是批判多于赞扬，这小子，有点道力！明明是批评，听起来像是表扬信。

她问小白脸：“你知道黑玫瑰这种花儿吗？你了解黑美人和黑魔力吗？你听说过，黑色是最彻底的奢华吗？你知道玫瑰是爱的代言吗？”

米兰的疑问稠度太高，万国梁的思绪没有插入进来的空隙，听起来上扬的口气，总之像是一大堆大的问题。他回问米兰：“为什么这么问？”

“我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在法国认识了位艺术家，他特别钟爱黑玫瑰。我之前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种玫瑰花，我只知道有白玫瑰、红玫瑰、粉玫瑰、黄玫瑰、紫玫瑰、蓝玫瑰什么的，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有这么霸气、这么特立独行的玫瑰花，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黑魔力和黑美人的故事。”

“黑魔力花瓣规则美丽，黑色中透着红色，红色中又带着黑色，厚厚的绒感，奢华又带着神秘。黑美人花型稍小，厚厚的，黑红并重，并带有高贵的黑金丝绒。”

“黑色是最彻底的奢华。你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纯黑的花朵吗？”

“为什么呢？”万国梁问米兰。

“这也是一个有关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的真理，红色、橙色、黄色、白色的花朵可以反射阳光中热量最高的同色光波，而黑色的花因为不能反射，所以阳光中的热量全部被吸收，燃烧的热度损伤了它们的身体。它们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就慢慢地被过滤掉了，能生存下来的都是坚强的‘挑食主义者’。它们就像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因为信仰所以不怕燃烧。”

“我当时一听世界上还有这种与众不同的花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还有它的花语，像是一句咒语。”

“是什么？”

“‘你是恶魔，且为我独有。你早晚是我的人。’听起来蛮不讲理的，但是还有它的第二咒语：温柔真心。我上学那会儿就特别钟爱范思哲这个牌子，我们做设计的钟爱牌子，其实是钟爱故事，更喜欢衣服背后的那个传说。”

“黑玫瑰让我有种小范来袭的恐慌。范思哲把自己的定位和一个故事联系在了一起。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马杜莎，头发是一条条毒蛇，发尖是蛇头，代表着致命的吸引力。她以美貌诱人，见到她的人立刻化为了石头，这个故事成就了意大利奢侈品牌范思哲。那我觉得黑玫瑰，ROSE 黑，天生也带着那么一种冷艳高贵的奢华。我把想法告诉了我在巴黎服装学院的导师，他很支持我，我就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不归路了。”

“这个创意听起来很梦幻。黑玫瑰本身所具有的气质就像是马杜莎或是荆棘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米兰，你真的很有说服力。你让人难以对你说不。”

万国梁比米兰小两岁，那时候，他 25 岁，米兰 27 岁。

米兰说：“那以后你就是 ROSE 黑的总经理了，主要负责品牌执行运营。”

万国梁是个资料库，在国内的服装高级定制圈子里，他和每个服装路线的大牛都能扯上关系。万国梁好比那根系深广的树根，米兰是树，他们在一起搭档，注定了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米兰懂得他的价值。

米兰归国前把法国的干爹潘忠良的房子和画廊卖了，换成人民币总共 500 万。她想先要租个工作室才好，万国梁选择了世贸天阶，去看了一下，房租太贵。

万国梁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是北京的 CBD 呀！如果把北京比喻成一个家，那 CBD 就是庭院的那门脸儿。钱投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就是真正的花在刀刃上了。要做大品牌大旗帜就要有大品牌大旗帜的底座，就像是巴掌大的地方是盖不出什么摩天大楼来的。”

米兰狠了狠心说：“那启动资金就这么多，若是房租超了预算，只能到时候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万国梁年纪轻轻就开 200 万的保时捷，住海淀郦城庄园高档住宅区。

米兰说：“大梁，我问你个问题哈，你家是哪里的？是不是搞油田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长得五大三粗吗？”

“不是。你年纪轻轻，家里底子挺殷实的吧？”

万国梁说：“你还真看走眼了，我家很穷的，在山西吕梁。”

“令尊不会是煤老板吧？”

万国梁开玩笑说：“我若是有个有钱的爹的话，早就甩手退休环游世界去了！可惜，上辈子没踩好点，一个摔跤，摔到吕梁那山旮旯里去了，用了 17 年才走出来。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穷三代，富三代。上帝让这个世界风水轮流转起来，才能生生不息，可惜我出生那会儿转到我这里的时候，刚好卡在了穷三代的第三代上，所以我这里就只能奋发图强，力挽狂澜了。”

“那你能在暗流汹涌的江湖拼杀出这条血路很牛呀！”

“我其实当年考清华也不是为了什么爱好，就是为了一个证明。”

“证明？”

“嗯。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却真正地喜欢上了服装设计，毕业了又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个圈子高手如云，很多是你这种有海归背景的。我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是在自己编织谎言的王国里吸食吗啡，一直都在自己的谎言里自我麻痹。面对现实，再美丽的传说也会成为一坨无人问津的狗屎！”

“4年前，刚毕业那会儿，北京的房价物价根本是我不能企及的。我估摸算了一下，如果我在以前的服装设计公司任职，我得工作20年才能在北京五环外的郊区买个几十平的两室一厅，这么宽的马路，这么远的距离，再买辆车，还有夫妻双方的双亲养老负担，马上还会有自己的下一代，想想我就感觉喘不上气来。灰溜溜地回到吕梁大山里，像父辈们一样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开垦地球？可是想想面子先不说，就是你问我麦子什么时候种我好像都记不起来了。没有根儿了，只能硬着头皮杀出一条血路来。”

“人最绝望的是，你觉得你包容了一件事物，但是它反过来又倒打一耙。我大学毕业就跟我的女朋友结婚了。她没有读过大学，我也不在乎了，女人能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不就行了嘛。但是，她却最终选择了跟别人跑了。人的精力就是那么多，一个人如果不能专注兴趣，那么就一定会转移爱好。我想，也许这就是我生命的最低谷了，离了吧，可以卸下包袱拼事业。感谢她的离开，像是往发了高烧的人头上猛泼一盆冷水，让我瞬间清醒了。我没有继续做设计，我的收入来自我的品牌策划，所以我是业内资深的时尚品牌策划人，人称大梁。”

“在飞机上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做一个新的服装品牌，我就对你感兴趣了，只是后来下机了，才恍然想起来光顾着跟美女聊天了，忘了留下联系方式。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去找你你就自己找来了。好巧！”

“是呀！好巧！也许我们是注定要成就一件事情吧。我相信宿命。”

接下来公司需要招聘员工，米兰翻着简历，一个叫徐敏的25岁女孩儿吸引了她的目光。女孩儿简历上说：“毕业的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地找东西，对的人，对的环境，对的未来。我想，人应该是先有了渴望才会有不错的结局。渴望好比是插销，而机遇是插座，插销只有找到了插座，结局才能是不错。渴望对的插座，因为我是好的插销。”

这姑娘有意思！米兰有预感，这个姑娘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万国梁第二天约了这个丫头。

“你是人民大学新传系的高才生？”

“是的。”

“那为什么不在出版社继续做编辑了呢？”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每个时间段都有最适合自己的环境、物品和人。当我们最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讲究细节。一个吃不上饭的人，像我刚毕业那会儿，有口汤喝，也就知足了。但是填饱了肚子后呢？像这些年，人会思考，思考自己喜欢的美食，而美食如果吃多了，人还会比较，比较到底哪些才是最对自己胃口的美食。我现在毕业4年了，在媒体这个圈子里有一点见地，我可能更适合一些有张力的工作。这个公司刚成立，但是它的文化理念还有未来设计框架等让我看到了未来。每一个优秀的求职者都会想要从工作中得到三样东西：薪水、价值和未来。人生就是一场赌博，那我现在想要买进，希望将来见红！我希望我能和ROSE黑一起有未来。”

把工作比喻成吃饭，这个姑娘有点意思！说话干净利落，这也是米兰想要的！

米兰问：“那你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徐敏的回答更是让她吃惊。她说：“如果可以，前三个月不要薪水！”但是米兰要给她机会让她挑战自己，如果她能对公司发展有所帮助，到时候要给她最有挑战的职位。

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山东丫头，让米兰看到了两年前自己的影子。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ROSE 黑的金牌班底，米兰后来的左膀右臂到今天为止就全部入住 ROSE 黑了。

看着星空，米兰和万国梁、徐敏一起吃着露天烧烤。

米兰说：“我给你们讲讲我们 ROSE 黑吧。”

“我们 ROSE 黑呀，是一股来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风，我们的流行元素起源于那个朴素的年代，但是我们的风格将会永存。”

徐敏问：“米总，你为什么钟爱这两个年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时代。”

米兰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两个时代呢？”

徐敏答：“因为这两个年代的人单纯、有信仰、重承诺，一句话就是一辈子，每个人都是一个传说。不像是现代的人，我们就像是洗衣服一样勤快地把自己丢进染缸，几天就换一个颜色，几年下来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这是一个信仰饥渴的年代。”

“对！徐敏你是 ROSE 黑的人！你以后就负责我们工作室的行政和企划！”

“如果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作品，无论放在哪个时代，无论放在哪个商场，别人不看牌子，一看风格就远远地看着我们说，那是 ROSE 黑家的衣服，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衣服，那时候我们就赢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哪怕是服装白痴，他一看到、一听起来，就知道我们是 ROSE 黑，那我们就赢了！”

“奢侈是我们的信仰。那什么是奢侈？奢侈就是绝无仅有、举世无双！挑食和贵族是我们的代言，ROSE 黑必定风格永存！干杯！”

徐敏对米兰说：“我在媒体圈工作了 4 年，同学朋友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我想接下来先做些广告宣传，先制造一个‘事件新闻’，让圈子里的业内人士先关注起我们的品牌来。很快就北京时装周了，我们先制造一个热效应。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的娱乐八卦记者和电台的人来采访您，您到时候再借助免费平台发表些类似于美国总统竞选时候的宣言什么的，先让我们的品牌在北京火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万国梁说：“这是策划非常好的一个点子，造成事件效应，圈子里所有人都在谈，大家口口相传，我们的品牌就先出名了，接下来就是需要一个兑现诺言的时间了。小丫头，孺子可教也！来，哥哥敬你一杯！”

徐敏看了一眼万国梁：这个大男孩长得真干净！万国梁也刚好在看她，四目对视，像是两个电棒突然触焦了。徐敏的笑脸顿时像是涂上了口红，红得发了焦。

米兰说：“可以。那你负责联系你的资源，我们先做一些我们的宣传资料，最好是能出本内刊，先把我们的企业文化宣传到位！ROSE 黑是有深厚企业文化的品牌！加油！”

米兰那晚上失眠了，去找广美想要去美容院做 SPA，结果广美没有约上，MARRY 却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了。

MARRY 一向是风风火火，这次见面是搞喜剧，下次就能给你整出一僵尸。米兰早就习惯了，总之还能喘气，就说明还没有什么真的大事发生！

“你说，我也一直挺努力的了，怎么就总是些歪瓜裂枣的呢！”

米兰这听出来了，这妞儿为情所困，找她来倒垃圾来了！

“你是为了那个老男人还是那个小男孩儿啊？”米兰赶紧识趣地递纸巾，“也是，不是老得发紫，就是嫩得太白，你怎么就不能找个靠近中间点靠谱的呢？”

“我也想啊！这不是等着的嘛！他们也不来呀！”

“这哪能等啊？你得主动出击。”

其实米兰心里想说的是，刘岸青，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他已经在两年前成了自己的好姐妹赵小曼的丈夫了。法律上，他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合法私有物品，我们俩都不能再等了。

第二章 黑天使传说

恍惚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盛夏的早晨，米兰的位子靠窗，下课的时候米兰就爱看窗外，因为蓝蓝的天空能给她翅膀。妈妈说，她是插上翅膀就能飞的女孩。

那天班主任老师带领着一个长得高高大大但是清秀俊朗的男生进来了，他留着长头发，穿着草绿色的半袖格格衬衣，里面是纯白的男式蛤蟆衫。初见，这个男生好清新啊！

那时候在江城一中不到五十平的小教室居然密布着近一百个的黑色火柴头，整个长方形的盒子里就只有班长米兰和英语课代表 MARRY 的课桌旁边还有俩空位子，因为方便放作业和考卷，MARRY 在最前排，米兰在最后排。

班主任老师长得中规中矩，一看就是标准的教导处主任的风范。他扯着官腔转过脑袋来对刘岸青说：“你就随便选个地方先安定下来吧。”

刘岸青看也没看低着头就走向了米兰。

米兰打量着这个从外校转来的绘画天才。学校好久之前就传开了，要转来一个专业过了美院前八的天才。米兰设想，天才应该是长成凡·高那样子，倔强地从不说话，但是他就是有种力量像是吸铁石一样地吸引着你。那天的米兰刚好穿着一件铁锈红的棉布连衣裙。

绘画的人都懂红色和绿色、蓝色和橙色、黄色和紫色在一起相遇的时候，可以表现人类最可怕的激情。只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不懂。

“感觉你像凡·高。”米兰主动跟他搭讪。

刘岸青抬起他那被长头发遮着的眼眸，那双眼睛小小的，单眼皮，但是长得那么精致聚光，像是放了颗钻石，眼睫毛在早晨的阳光下忽明忽暗，厚厚的嘴唇是粉色的。初见的特写定格在那个瞬间。

“你是说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吗？”刘岸青的话让米兰不够完美的恭维瞬间没有了立锥之地。

米兰有些紧张，手心儿里开始潮湿，说出的话像是泼出去的水。米兰心里像是安了个拨浪鼓：说谁不好，非说 37 岁饮弹自杀的疯癫凡·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初遇的时候米兰的这句话就真的预示了后来这个男孩一生的命运。

“不过谢谢你这么说，其实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特点：同样地热爱生活，同样地经历苦难，同样地孤独，最像的是我们都有很重的农民情结。我其实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地地道道的农夫，可爱吧？你呢？你有什么梦想？”

“15 岁，豆蔻年华，女孩子应该有什么梦想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像妈妈一样做个裁缝，一辈子只穿自己做的衣服！”

如今年少的那个自己像是站在河流对岸的影子，看着眼前的 MARRY 就像是从记忆中的那段影像中跳出来的主人公。纯真是那个年代她们的信仰，只可惜现在永远也回不去了。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舞台剧的话，MARRY 在社会上的这两年早已经被锻炼成了最好的戏子。本来还千疮百孔，但是一个华丽的转身，她就能千娇百媚。还没用米兰安慰，她就不治自愈了。原来她是又创办了一个艺术杂志《MO 圈》，这周末有创刊酒会，美其名曰有很多出版界的人对米兰的 ROSE 黑品牌推广有帮助，其实 MARRY 是需要米兰去给她撑撑场面。在商场摸爬滚打一路走了过来，米兰有自己的信仰，从人渣到人精，她能从皮囊看到一个人细胞的分子。但是对 MARRY 不一样，因为米兰想珍惜她。所以，不是 MARRY 的表演技术高超，而是米兰这里根本就没有设置门槛。

米兰总觉得时间有时候可以让两颗心越靠越近，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将它们越拉越远。也许 9 年的时间并没有让米兰真正靠近过 MARRY。

周末的创刊酒会晚宴是在后现代城，米兰和徐敏一起去的时候，大家已经聊得正欢了。米兰打了招呼就要离场，但是她看到了他！

回国半年了，北京开始进入了三九天气，温度已经下来了，但是浪漫的雪花却迟迟不肯降落。他瘦了，有了胡须，虽然今天看起来是经过一番考究打扮的，但是仍能让人感受到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一丝倦意。只是听广美偶尔说起他们，生活不怎么顺利，也没有什么作品，越来越孤僻，像是整个社会的弃婴，赵小曼偶尔去接些野模的活儿。

今天的赵小曼似乎也老了，没有了往日的光彩，比刚回国时接风的那次还颓，整个人像是镀了一层铅。但是赵小曼看到了米兰，还是去挑逗刘岸青。她跳起了爵士《No body》，撩人的胳膊在他的脸庞和脖子上蜻蜓点水一样让人梦绕魂牵。刘岸青开始像个木偶没有表情，几秒后，突然地愤然离去。米兰其实挺不解，这样的文化圈的晚宴，为什么要让刘岸青夫妇来。

米兰正要托词离开，徐敏就拉住米兰说：“米总，我们专刊的事情就要搞定了，我见到我以前的主编了，他在出版界可是资深的老手呢，我给您引见一下。”

米兰心里像是安了个秤砣，她茫然地拍着徐敏的肩膀说：“你搞定。”然后转身逃走。

米兰上了自己黄色的酷派，她费解，但是不想再去琢磨。米兰和刘岸青有一点也是唯一一点相似，就是他们俩进商场买衣服，总能一眼在茫茫的衣服的海洋中，像啄木鸟啄食一样地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衣服。

米兰学生时代只穿红英、黛英、谜底和自己做的衣服，而刘岸青只穿 LEE 和范思哲。刘岸青并不是富二代，但是他在穿衣服上总是宁缺毋滥。他一年可能就只买一件衣服，也可能一件牛仔裤一穿就是 4 年，直到衣衫褴褛。对衣服穿久了都有感情，对一段 7 年的感情两年前却说抛就抛了。

女人总爱问男人：“为什么？”

赵小曼刚结婚那会儿曾经总是问刘岸青：为什么是她？

刘岸青每次都像个复读机一样地说：“都复读了 N 遍了，我的赵小曼小姐！”然后把脑袋像向日葵一样地避开阴暗，寻找太阳。

赵小曼总是一副母夜叉的样子，双手叉腰，把那向日葵再强扭过来：“我还想听嘛！”

女人真是奇怪的物种，又不能当肉吃，也不能当卡刷，带着谎言的那些甜言蜜语，她们却总是百听不厌。刘岸青就开始像背书一样地复读：“这男人挑女人，就像是去商场买衣服，米兰和你呢，都是我一眼就喜欢的款，但是米兰穿起来没有你穿起来舒服。”

米兰对于男人就像是一个漂亮而遥远的城堡，看得见，够不着，时间久了，有时候就不想追了。

对于当年分手那件事情，闺蜜爱上了男友，或者说是男友勾搭上了闺蜜，一个人得有多么悲催才能同时失去友谊与爱情。后来广美辗转告诉了米兰那会儿刘岸青的真实想法，他是希望她也能找个硬件不错的人，可以少奋斗 10 年。

“干什么？要做买卖吗？先算计算计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再算上机会成本，产出的卖价要确保稳赚不亏？”

但是，为什么今天看到他那像是被刀子雕刻过的消瘦的容颜的时候，心里会像是吃了蒜一样辣得生疼呢？先是辣到了心，然后就又蔓延到了五脏，通过血液又涌动到了全身、眼睛、发梢。

米兰觉得有些燥热，开了天窗，风像是蘸了辣椒油的毛巾一样抽打着自己。眼眶里的泪水顺着脸庞滑落，在辣椒毛巾的凛冽中很快凝固成两条带盐的河流。

很奇怪今天广美反倒没有去，米兰不解：最近大家怎么了，都是这样不按规矩出牌。米兰就一路北上，开往了顺义中央别墅区。

“怎么走了呢？”赵子民看着送走米兰背影的徐敏。

“我们米总还有急事就先走了，我们专刊的事情我跟您谈，到时候给米总签字就好了。”赵子民的嘴立刻由圆的下半部分变成了上半部分。

“主编，您怎么会认识我们米总的呢？”

赵子民说：“未来 ROSE 黑帝国的传奇女王，中国的香奈儿，谁不认识她呢？但可惜的是她不认识我。”

赵子民举起高脚杯猛喝一口，这龙舌兰的味道有些呛，前味是辣，后味是苦，最后一舔舌尖的时候，回味在喉咙的才是那么一丝香甜。

“小徐，你知道这龙舌兰吗？它是产自墨西哥特基拉小镇的酒，所以也叫特基拉酒，但是它却是整个墨西哥的灵魂。”徐敏以为主编喝多了，赶紧去找 MARRY，结果跟 MARRY 一起走过来的的是一个跟赵子民一般年纪的女人。

这个女人看着虽然年长了些，但是风韵犹存。身材是后面的重量很大，腰肢纤细，站着的时候前面的重量会让身体腰酸背痛的那种。

“老赵，怎么了这是？”

徐敏没见过主编夫人，因为在出版社的时候，主编就是一个花边新闻制造者。原来夫人长得这般风华绝代！

徐敏见主编夫人来照顾赵子民就识趣地去 MARRY 身边了。她问 MARRY：“在出版社这么久，从没有见过主编夫人，真没料想她还是倾国倾城的一美人儿啊！主编那么爱面子，这么诱人的夫人还雪藏着，有些不明白啊！”

MARRY 对赵子民和白玉琼的事情一直心知肚明。她不屑地“哼”了声：“再漂亮也会有审美疲劳的时候。”

“老婆这么好看，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花呢？真是不懂男人。”徐敏很忧伤地看着 MARRY。MARRY 说：“他们不需要感情，他们需要的是刺激。男人四十一枝花，赵子民这个年纪就像是人生的第二春。”

“她那老婆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耀眼，像是个大明星，有点关之琳的味道呢。”

MARRY 说：“她叫白玉琼，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但是她后来腿受伤不能跳舞了，就做了自由撰稿人。她可是个才女，写过很多畅销书，那拍成电影的《罗纳河谷的夏天》就是她写的。”

“噢！白玫瑰，笔名白玫瑰是不是？我们米总是黑玫瑰，她是白玫瑰，挺有缘的呢！”

MARRY 看了徐敏一眼：这个从山东来北京寻找梦想的老乡还真是单纯，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好的人脑袋都被门缝儿给挤过了，把整个世界都想象得那么天真。

“小徐没有谈过恋爱的吧？”

“我现在不想谈，我想等我经济基础好一些了再谈。”

“找个有钱的老公不就一步到位了吗？整天还这么像个男人一样地当拼命三郎，真是让人看着心疼！”

“那 MARRY 姐你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啊？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不结婚、不谈恋爱呢？”

这个丫头还真会以牙还牙，让 MARRY 顿时不会接茬儿了。MARRY 在心里嘟囔：“谁说我没有谈，但我谈干吗要告诉你呀！”

这个创刊酒会，每个人的心情就像是酝酿了一整天乌云密布但是最终却没有等到一滴雨的坏天气。晚上 MARRY 给杰克打了电话，她说，她想要放纵一下。

作为一个 27 岁的姑娘，MARRY 自觉虽然一直有米兰这颗月亮在身边比着，自己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但是她的骨子里从来都没有自卑过。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件最好看的衣服，她把它做好了深锁进衣橱里，谁知道一眨眼，9 年时间像是过街的老鼠一样一溜烟的工夫就不见了，再打开衣柜，自己的款式已经不新鲜了。

她对杰克说：“你的心思我懂得，但是姐姐我有心上人。”

杰克知道 MARRY 醉了。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宝盒，宝盒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惊喜，一个是遗憾。杰克盒子里的惊喜是财富，他从小就过着琼瑶小说中富家少爷的日子，但是他想要接近苦难，他总觉得 MARRY 的身上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你会娶我吗？”MARRY 躺在床上问杰克。21 岁的杰克还不懂得真正的婚姻和爱的含义。MARRY 望着这个比自己小 6 岁的男孩：眼神真是清澈啊，似乎能看到里面游动的鱼，那是心里在思考些什么吗？

“MARRY，我会永远爱你的，相信我，我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杰克晃着醉酒的 MARRY。酒精麻醉的不是神经，而是心。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幸福？”每个得了恋爱饥渴症的女人听到了哪怕是谎言的甜言蜜语也像是久旱逢甘霖，激情和信心就像是热带疯长的植物。

“幸福就是我永远和你在一起！”二十出头的小嫩草才能说出这么赤裸裸的话。

“呵呵，呵呵，你说永远？也只有你这个年纪才会这么信誓旦旦地说永远，你连生活和活着都不懂，你怎么可以说永远？”

“我可以，我可以养活你。”

MARRY 白天还在羞辱徐敏，其实她也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谈过恋爱，她发现自己把自己给藏得发霉了。她觉得每个人说的话都不符合逻辑学，也严重触犯了哲学。

MARRY 说：“小弟弟啊，你看，幸福两个字，一土，一，一衣，一口田，是什么意思？有安身立命的一块地，有点钱花，有好看衣服穿，有一份事业可以耕耘，此乃幸福也！你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屁孩，以为不愁吃喝就天天把玩弄感情当事业来做，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什么永远？”

夜深了，北京终于迎来了那年冬天迟到的第一场雪。雪花飞舞，像是一个个来报春的使者。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凌晨一点的后现代城还是一个灯火通明的世界，地上慢慢穿上了薄薄的白绒衣。到他们谈完话，绒衣又换成白色的裘皮大衣了。路边的法国梧桐成了一个白色的圣诞树的支架。偶有夜间的行人挑着不明朗的灯在黑色里穿行，朦朦胧胧的黑像是一团迷雾笼罩着整个开始睡眠的城市。

刘岸青回家就去了楼上的画室，反锁着门。赵小曼像是吃了兴奋剂，开始在门外面数落这两年里他的各项罪状：从来就没有主动做过一次饭，从来也没有整理过一次家，也从来都没有给这个家里增添过一件家具，从来都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真正像样的礼物，从来都没有……赵小曼的“从来都没有”有很多！

她不要求刘岸青给她多少钱，刘岸青跟米兰分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地下活动了一年了，赵小曼愿意给这个忧郁的王子画她的身体，也愿意给这个穷困潦倒的才子钱花。

贫穷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疾病，会折磨着人的神经，让健康的人失去理智。疾病久患不治，就容易消耗掉人的精神。

其实赵小曼跟了刘岸青，她没有想要过大富大贵的日子，但是他们至少要能生活。她从豪门跌落到小门小户，就像是天使从天堂坠落到人间的心理落差，让她已经纠结不堪。而她开始坚信刘岸青是爱她的，至少热爱她的肉体。可是就算是 177 的海拔，36D 的双峰，每天翻来覆去，也就是不到 2 平方米的地方。男人看女人就好比是看书，再好看的书，第一遍的

时候会兴致昂扬，再看顶多是回味无穷。无论如何，回味多了，也肯定不愿意看了，因为都能倒背如流了。

赵小曼顺手提起桌子上的台灯，那是去年圣诞的时候他们一起去宜家买的。她把台灯扔在了地上，大声冲着楼上喊。有时候生气的人就像是一个被安了定时按钮的机器，一定是要等时间够了才能够自动断电停下来。而现在，她的定时按钮显然是才只旋转了一半。

“你其实从来都没有主动地亲过我。你们男人其实都是喜欢米兰那样的灵魂，却喜欢我们肉体的混蛋！”

这句话画龙点睛并起到一定的总结定论的作用，将程序推向了高潮。屋子里的刘岸青在画板前不停地吸芙蓉王。烟真是个好东西，地上零散地撒了一地的烟屁股。

两年了，他试图要努力画画，努力赚钱，努力和赵小曼好好生活，努力像是一个 29 岁的男人的样子，但是他没有灵感。画家不会画画，这就像是让作家去研究数学或是跟土木工程的人聊天文气象，真是听着荒唐！

上帝要毁灭了他吗？刘岸青看着这样的夜，这样深夜的风的呐喊，外面还有女神一样的审判！恍惚间，9 年前那个初见的夏天“你像是凡·高”，“你像是凡·高”，“你像是凡·高”，这句话像是咒语一样在这样冬夜的上空盘旋，也许注定了他是一颗孤独的星，而舒服的生活会毁了他！他要爆发了！

刘岸青推开门，看着楼下蓬头垢面的小曼像是失去了重心的跳蚤，没有规则地拖着轨迹。但是冲动已经同样支配了刘岸青的理智，没有过脑地脱口而出的竟是一个字：“滚！”

等这个字经过口发出的声波拐了个弯儿经过耳朵再回到心，刘岸青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但是那个不能站立的人已经甩门而去，留给这个空间的是一个木头碰木头的回音。他顿时在原地化成了石像。

“完了，终于完了！”心这次传出的声波没有经过刚刚闯祸的嘴巴，而是直接一路向上，传到了大脑中枢。

结婚这几年，刘岸青和赵小曼像是经历了一次自由落体，在加速坠落的时候，心里感觉空落落的，像是在“飞”，是从楼上往楼下跳的时候那种“飞”，而不是鸟儿终于安上了翅膀的那种“飞”。恐惧和无助塞满了整个叫心的地方，因为不知道还要飞多久，更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

现在终于见底了，和着这响亮的甩门声。

落的时候，总是想到要怎么停止，然后保持已有的高度，现在见底了，再怎么行走都是向上的了。像是一个大锅，自己终于已经站在了锅底的中央，再也不能“飞”了。而米兰现在已经爬到了锅子的边沿，那是人间的尽头与天堂相接的地方，而刘岸青现在只能仰望了。

赵小曼去美院附近的香蜜湾找了徐子墨，这个男人与她的父亲同岁，年龄是她的两倍再加 2。但是赵小曼给父辈年纪的徐子墨的定位却是“爱人”。这个“爱人”跟刘岸青不同，刘岸青是自己真心实意喜欢的男人，是真正的爱人，而徐子墨这个爱人可以引申为情人。

小曼是个脑袋简单的女孩子，她是怎么认识刘岸青的，她就能怎么认识徐子墨。小曼喜欢同样的方式找同样的男人，其实谁也没有她挑食。

“跟他离了吧，跟我回美国去，我在明年开春的时候就走了。很遗憾，不能看到北京的春天了。”

赵小曼虽然绝望，但是她还没有想要放弃刘岸青。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手上被划了一个伤口流了脓，虽然很丑陋，但是它毕竟是自己肢体的一部分，只是赵小曼没有找到好的药物治愈它。

赵小曼总觉得为了一个信仰她的身体像是铸了钢筋，但是现在钢筋被抽离了，她也就瘫痪了。她像是一条找不到回家路的小狗，眼巴巴地等着，又冷又饿，现在只要是个人，只要